

我至今清楚记得，高考那年的作文题目是《妈妈爱吃鱼头》。那是一篇看图作文，有两幅漫画：一幅画着年轻的妈妈对年幼的孩子说“妈妈爱吃鱼头”，慈爱地把鱼身夹给孩子；一幅画着长大的孩子对年迈的妈妈说“妈妈爱吃鱼头”，利落地把鱼头夹给了老人。我已经不记得当时的作文如何落笔，想来应该是声情并茂、夹叙夹议的——因为，我的母亲曾经也最爱吃鱼头。

小时候，我家住在离渔港不远的小镇，渔获供应很丰富。那时一般逢年过节才能吃到猪肉，家里日常的荤菜就是鱼了。但吃鱼也不完全自由，平时吃的多是一两毛钱一斤的巴浪鱼、炮弹鱼等，鲳鱼、带鱼、马鲛这样的名贵鱼，偶尔才会调剂过嘴瘾。既然名贵，做法就讲究些。在我家，半腌入味的香煎鱼，鲜香无腥，最受欢迎。每次做香煎鱼，那香气直窜房前屋后，绕梁久久。待端上桌，母亲会在我们急切的注视下把鱼肉平均分配，然后坐在一旁，目光足足地看我们一扫而光。等我们咂嘴停箸，她再就着盘中的鱼头鱼骨收拾残局。那时还奇怪，母亲为何净爱吃鱼头、肥肉、毛蛋这些我们讨厌的东西。那时不知道，她看我们的目光，是后来我一世都走不出的怀念。

母亲是岛西女子。秀气娴静的模样下，是一副风风火火的脾气。

那年母亲落实政策从农场调回县城。为方便上班，买了一辆单车。她协调性不好，练了一天还是没掌握上下车的要领。但这难不倒她。第二天出门前，她挨着走廊，跨上单车，一路叮铃铛地走了。到了单位，再找一棵树，倚着，

藤桥河，海棠儿女的母亲河。是海棠区的一张名片，一个标志，一个符号，亦是一份情怀。

太阳西斜，云朵在天上游弋，如绸缎般柔软，藤桥河畔泛起粼粼波纹，披上了一件金光闪闪的衣裳。褪去白天的燥热，凉风习习，河堤上有村民散步，有游客拍照，有居民垂钓，尖嘴形的小木船三三两两漂浮于岸边，随着河水波涛的节奏摇摆。小木船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已然成为了一道风景。因为船的主人已经住上了别墅，不再以打渔为营生，过上了另外一种全新的生活。

村民的自建小楼在河岸边长长的堤坝上一字排开，傍晚时分，小楼里各种营生开始了最忙碌的时刻，民宿、餐馆、酒吧、咖啡厅、奶茶店、蛋糕店、水果店……

一条悠长的河流，一条匍匐于地母之躯的河流，从莽莽苍苍的大山深处奔流而下，蜿蜒曲折，浩浩荡荡来到三亚海棠区，这就是藤桥河。长年不断的河水滋润了一代又一代海棠儿女，就像河流的乐曲中一个个灵动的音符，演奏着永不停息的生命交响曲。

藤桥河发源于保亭南部的昂日岭，由东河和西河组成。当地人称河为溪，依靠河东边的村子名为东溪村。据《三亚海棠湾乡土人文录》记载，正是因为东

慢慢下来。下班时，还要将顺道放学的我一并捎回。怎么办呢？她还是找了一棵树，自己先跨上车座，把着车头，再让我爬上后座，如此虽然稳了，却又骑不动。恰有同事路过，顺势推了一把，我们又叮铃地上了路。到了家门口，车刹住了人却不知如何下来，只得单车一歪，娘俩齐倒地，给土地公公作了揖。如此数日，她总算学会骑车了。

母亲很爱尝试新奇事物。当时她所在单位是科技部门，主要工作就是向广大群众推广最新引进的各种高效高产的农业技术。她虽是行政人员，却不折不扣热情高涨地响应单位号召。我家那方十几平方米的小天井，就成了家庭科技实践基地。那几年，她养过高产蛋的来杭鸡，能卖毛的长毛兔、长肉快的大白猪，还种过一茬又一茬的木耳、蘑菇。很快，饭桌上有了肉和蛋，极大地提高了我家的生活水平，还带动了一大片左邻右舍前来取经实践。对于要加入养殖生产的邻居，母亲不遗余力，从育种送苗到培训指导，教得会就教，教不会就设法请单位的技术员来支援。时间不长，效果就出来了。看到邻家的鸡下蛋多，蘑菇长势好，她好像生产队长带出了先进户，步子都轻快不少。在不断摸索中，她也成了半个技术员。育肥提壮不必说，就是鸡啊兔啊猪啊生了病，她也能自己配药打针。

参加工作后，母亲当过工人、教师、文秘、会计，每一样都从零开始，每一样都毫不含糊。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常年独自带着我们生活，她像个陀螺般转个不停。我见过她清晨六点顶着露珠割胶归来，见过她深夜修改第二天的观摩课件，见过她为核对年终报表一遍遍核算，见过她凌晨四点起身生火熬煮猪食，见过她冬夜为我们拆织不断加长的毛衣背心，见过她大年三十通宵赶制全家的过年新衣。但她的倔强抵挡不住岁月的磨损。四十多岁时，母亲生了一场大病，从此几乎就再也不能站立。她先后动过几次大手术，经受了我们无法想象的身心重创，可我未曾见过她沮丧落泪。吃饭时，她一如既往爱看着我们，一眼又一眼。

母亲家乡的海岸，长着许多仙人掌。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成片的仙人掌，在干旱贫瘠的沙地上，坚韧站立，开花结果。

溪村民在河上用藤搭桥，“藤桥”地名由此而来，自宋熙宁六年开始，已有近950年的历史。

藤桥河滋润了广袤的海棠大地。这是一条美不胜收的河，河岸边有椰林，有瓜果，有野花，有苇草，站在河岸边，椰影浮动，落叶飘舞，不时有飞鸟掠过河面，发出清脆的鸣叫。河岸边村民自建的小楼里，一楼都成了商铺，店面不大，但是足以容纳村民和游客们开怀畅饮，把酒言欢。

傍晚的藤桥河是最热闹的，三两好友相聚，把酒言欢。一盘历史悠久，名声远扬的传统招牌菜“藤桥排骨”端上桌来。据说“藤桥排骨”对原材料非常讲究，需采用本地农家自养土猪之排骨，以姜蒜汁、红糖等料腌制入味，再慢火油炸至熟。成品色彩金黄，甘香四溢，入口鲜咸微甜，外焦里嫩。

月光下的藤桥河是最美的。水汽氤氲的雾岚中，树木影影绰绰，椰树婆娑摇曳，摆动少女般温柔而美丽的身姿。碧绿清澈的河水，缓缓流淌；两岸树影倒映水中，偶尔还有白鹭一掠而过……在藤桥河的桥头公园里，人们在公园里跑步、打球、跳舞、唱歌，河水在脚下悄无声息，斜贯而过，人们亲水、近水、悦水，这是令人心旷神怡的生活场景。

入夜，在街边小市，有村民售卖河里现钓的鲜鱼，鱼儿还活蹦乱跳的。河流生态变好了，鱼儿又回到了它们曾经的家。越来越多的生命正在“用脚投票”。鱼儿多了，鸟类来了，生态宜居，幸福河湖。此值青绿，山河如画。

良好的生态环境既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也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活方式改变了，不再以捕鱼养鱼为生的村民把垂钓当成了生活调剂剂，偶尔驾着一叶扁舟荡漾河中，陶然娱乐。

说起藤桥河，不能不说椰子洲岛。在藤桥河的出海口，有一个号称“水上森林”的椰子洲岛。小岛是藤桥河的画龙点睛之笔，是藤桥河的灵魂，是河之翡翠、河之心脏。上岛的交通工具只有船只。远远望去，岛是独立的，立在水中央，岛上连片的椰林，郁郁葱葱，延绵无边，犹如一幅美丽的画卷在港湾里徐徐铺开。椰岛的四周被平静的河流包围着，难以想象，一公里外就是汹涌澎湃的大海。碧蓝清澈的河水，远处青黛色的叠嶂山峦，满目清新，与略带咸味的空气中透出的静谧，构成了一幅绝美脱俗的画面。让人顿觉海阔天空，宛如人间仙境。

水清岸绿，鱼翔浅底，莽莽苍苍的椰子洲岛成了飞鸟的乐园，成了虾蟹的家园，也成了村民丰饶的乐土。

后院有一棵石榴树，6月，树上结了满树的小石榴。月初，邻居见树上有一个鸟窝，扶了楼梯去拍抖音。鸟在抱窝，见了人，呼噜噜飞走了，栖落在瓦上，盯着来人。邻居走了，鸟又飞了回来。

翌日，邻居又来拍抖音。鸟又飞走了。我妈妈开院子的门，鸟很警觉，飞上瓦檐。我妈妈开了三次门，鸟弃巢而去。我妈说：前几次开门，鸟都不飞走，拍了两次抖音，鸟也不管窝里的蛋了。

过了两日，窝里的蛋少了两个。我妈又说：四个蛋，怎么会少了两个呢？肯定是被猫摸吃了。

我扶了楼梯去看，说：蛋是被小蛇吃了，猫不是省油的灯，这么小的蛋，一口气吃完。蛋是小蛋，和鹌鹑蛋一般大，蛋壳粉红暗褐，密布点点褐斑，椭圆形。我把蛋摸下来，说：蛋醒（方言：蛋醒即蛋变质了，没办法孵化了。蛋摸在手上，柔滑，凉凉的。

拍什么抖音，毁了一窝蛋。这只白头翁在石榴树上，孵了三年的小鸟，怪好玩的。明年可能不来了。我妈说。

白头翁弃巢而去三天了，我才知道。白头翁的蛋，隔了半个小时没有孵，就会醒。即使发现弃巢，把鸟蛋收起来，放进抽屉，点白灯，也可以孵化出来。这个事，我干过。

白头翁是白头鹤的别名。黑头翁是黑头鹤的别名。它们同属鹤科鹤属，分属白头鹤种、黑头鹤种。它们的外形特征不仅仅是头上一白一黑，上体羽毛也完全不一样。白头鹤上体褐灰或橄榄灰、具黄绿色羽缘；黑头鹤上体橄榄绿黄色，腰羽浅亮，羽片中部黑色，羽基深灰色，尾上覆羽发达，鲜橄榄黄色，具深黄色端斑。它们最大的差别在于：白头鹤不畏惧人，黑头鹤畏人。

在城市的街道、公园、小区，最常见的鸟是：麻雀、白头鹤和绣眼鸟。它们在绿化带、停车场、单位小院找食吃，甚至来到办公室啾啾啼鸣。因为与人亲近、友善，并称“城市三宝”。它们“随遇而安”，在绿化树、公园芦苇、阳台花盆、支架、大墙缝、空调管等营巢。

我生活的小区附近有一个小公园，有一个面积约两亩的小湖和一块面积约七亩的绿化地，我常在傍晚去散步。绿化地有40棵樟树、2棵池杉、3棵柳树和20来棵垂丝海棠。上百只白头鹤在这一

在

白头鹤

是十分爱清洁的鸟，及时清理爱巢。

它洗澡，选干净的河流、溪涧、山塘、湖泊、水潭。假如鸟有灵魂，白头鹤藏有高贵的灵魂。它不在污浊的地方过夜，不在污浊的水域洗澡。它洗澡，像个顽皮的孩子。它在石滩站一会儿，轻快地鸣叫，翅膀扎入水里，飞快地拍翅膀，飞出水面。抖落一身白亮的水珠。再而三。夏季，我们徜徉在山中，常见褐河乌、燕尾、蓝翡翠、白头鹤扎在溪涧洗澡。

在石榴树营巢之后，白头鹤抱窝育雏。初夏便很快过去了。鸟出生一代，时间便远去一季。鸟的自我更新，便是时间在轮替。

我爸爸有午睡的习惯。他喝了小酒，靠在床上看电视，看不了半个小时，便呼呼睡去。电视机却开着。我爸爸喜欢看央视戏曲频道，传统戏曲剧目也就那么几个，他百看不厌。白头鹤站在窗口看电视。隔着玻璃，白头鹤翘着脑袋，看得很专注。人不惊扰它，它是不会飞走的。

我在院子摆了一张躺椅。下午，我在躺椅里打瞌睡。石桌上，放着书、茶，和南瓜子。我喜欢吃炒南瓜子，一边看书一边吃。我瞌睡了，白头鹤来吃。我醒了，白头鹤还在吃。我看着它，它看着我，继续吃。它在我书上拉白白的粪。有一次，我抱着盘子睡，它站在我腹部吃盘子里的南瓜子。

白头鹤在3~6月孵卵，一季孵1~2窝，一窝3~6枚。因为邻居拍抖音，糟了四个蛋，我妈妈难受了好几天。她年迈，很少去串门走动。走路都困难的人，有一个院子守着，养几只鸡鸭，看鸟飞来飞去，是很好的安慰。陪伴我妈妈最多的，并不是子女，而是地上和树上的禽类。鸟叫了，她起床。鸟不叫了，她关门。鸟睡了，她也睡了。鸟是她生活的一部分。

过了半个月，白头鹤又来巢里孵卵了。我妈妈真是欣喜。她关着门，再也不让进后院了。很多种鸟在孵卵不成功时，会再发情一次，求偶、孵卵。白头鹤属于这类鸟。

11月，我取出窖藏的酒，开坛。这是高粱烧酒薏米的封缸酒。我取出薏米（三斤），装在一个大桶，放在石榴树旁的露天阳台上。薏米浸透了酒，香味浓郁。第一天没有鸟来吃。第二天来了十几只麻雀、灰雀、白头鹤吃薏米。它们轮番吃，吃着吃着，睡在了地上。它们吃醉了。

诗路花语

白沙行(外一首)

■ 王应际

一路青山绕紫霞，
轻歌引我到白沙。
雨林悦目年光远，
村寨怡情玉树华。
九曲兰园香满袖，
半空茶岭翠无瑕。
万重绿韵传千古，
最美黎乡百姓家。

初春到白沙茶园

白沙翠岭醉初春，
弦萦黎乡客梦频。
明月山房遗远韵，
清茗万里酬知音。

夕照和夜

■ 文振鹏

夕照隐没在秋的凉亭
山丘上的萤火低垂了
洒下一片流光的水
你眸子里蓦然出现黑夜
它是初初的夏
是晚节的冬
野菊的招盼是我的眼床
请原谅我
陪着纷落的秋叶睡去
你眸子里的夜
旅行在缭绕的星空中
卷入我彩虹色的梦。

台风夜

■ 钟少勇

这个刮台风的夜
一岁的孩子，傍晚开始不活泼
测温计告诉妻子和我
孩子的体温持续上升，就像屋外的风雨
时而骤急
孩子在我和妻子轮换的怀抱中睡着醒哭
我们间隔两个小时用湿毛巾给孩子擦拭
凌晨，孩子的烧退下了

多年前刮台风的夜
父亲撑着自行车，后座驮着母亲
和母亲背上的孩子，迎着风雨往镇卫生院赶
手电筒昏黄，父亲眼睛闪亮，身手敏捷
避开泥水坑，躲开倒伏的大树

今夜，想起一棵树，和许多年前那夜
想念隐隐作痛

海甸岛写意

■ 黄辛力

海甸岛的霞光
挽留了我
让我不再是匆匆过客
多少年的暮鼓晨钟里
我听到了震荡灵魂的声音
那里有爷爷的木屐声
有奶奶的叮咛声
还有悲壮的桂林弹雨声
它们伴随着钟楼的报时声
荡漾在海甸溪的涟漪里
荡漾在琼州海峡的滚滚波涛里

海甸岛从未静止过
岛的上空小鸟在自由地翱翔着
白沙门的三角梅在自由绽放着
海甸东坡湖的鱼儿
在欢快地跳跃着
所有的障碍都无法抵挡
出海邮轮的声声汽笛
都无法抗拒东西南北的食客
轻松入口的美食

海甸溪畔的垂钓者告诉我
西溪里的万家灯火告诉我
捕捞村靠岸的船儿告诉我
一到六庙的先贤告诉我
人民西里飘香的海南粉告诉我
海甸岛是块福地
每天都能从容地面对
潮落潮起



《南海潮》(油画) 陈奕文 作

笔杆球迷

梁惠娣

四年一度的足球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让万千神魂颠倒的球迷义无反顾地过起了昼夜颠倒的日子。在这些熬夜看球的球迷中，有一些抓笔杆的“铁杆”球迷——作家。众所周知，作家是爬格子的，一般好静不好动，但作家之中不乏足球发烧友，他们与绿茵场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也关注足球，还写球评。品读作家球迷笔下的足球，令人别有一番感悟。

作家肖复兴是个资深球迷，在他写的《足球哲思》里，对足球有特别的理解：“足球和地球是同圆……足球让人狂欢，也让人们审视着自己，同时发现着自己……”

作家胡廷武说，足球标志着“人的永远年轻”，它代表着人类的乐观，体现着人们的快乐精神。他在《黄金一代的傍晚时光》里说：“有时我会想，杰出的球星，就像是通行世界的邮票，可以把一个国家的标志性的光荣，带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拥有他们的国家真是一种幸运。”

作家贾平凹的爱好不多，时间也不宽裕，唯一能让他慷慨付出时间、投入精力的竟是足球。贾平凹戏称自己“假(贾)球迷”，他除了享受足球带来的快乐，还在一些报纸上开辟专栏，谈球论道。他看球，实则是在看世事，说人生。他说：“足球里有世相人生，有人生冷暖，有幻化的精神世界，只有安安静静，才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作家余华也是个“铁杆”球迷，

足球在他的生活中占着很重的分量。他认为写作就好像一场足球比赛，构思的时候像教练，写作的时候像球员。写的过程就是进攻，文章的修改就是防守。看球赛就好像在读一本充满悬念的小说，你不知道后面还会发生什么。他的比喻听起来很形象，甚是有趣。

湖北作家池莉也是个不折不扣的球迷，足球大赛期间，她闭门谢客，躲进房间里不分昼夜地看球。有陌生人打来电话，她赶紧告诉对方，池莉不在：“因为往往是最精彩的进球，会发生在你接电话或上厕所的时候。”在《给你一轮新太阳》一书中，她阐述了自己对足球和人生的独到见解，她认为足球既有方又有圆；既要勇敢又要智慧；既有艰辛的漫长奋斗又有成功的辉煌瞬间。她曾经说过，每场足球都是一个文学作品，都像一个大片，因为它有悲欢离合，高潮起落，开始、过程、高潮、结局，还有悬念，还有瞬间情节的变化和命运的起伏跌宕，一个情节都不差。